



人间小满

□王红波

今年小满,掐指算来,已是来泉州的第二十二个小满。此时的我,已经能够在小区门口的杨梅摊上,分辨出哪些是刚摘的,带着山风的青涩;哪些是海边晾晒过的,透着咸润的潮气。

刚转业那年的小满,境况和如今截然不同。那时的我刚脱下穿了十六年的军装,局促得就像一个刚入伍的小兵,连领口的扣子都扣得比别人紧。

部队里的小满,是营区外稻田夜里的蛙鸣。是晚点名时天边染红的晚霞,是口令与番号里,把“满”字做到极致的纪律与严谨。队列要成线,内务要成方,训练要拿满分,就连水壶的摆放,都要与床沿齐平。

部队淬炼出我逢旗必扛、逢一必争的锐气与担当。年少意气,总以为人生当全力以赴、力求圆满,事事争先,样样拔尖。

而泉州的小满,教会了我另一种生活分寸与人生智慧。

我第一次跟着审计组下村,是去江边上的一座老村落。那天恰逢小满前夕落雨,我们踩着田埂泥泞,深一脚浅一脚往村委会走。带队的老陈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,裤脚卷到膝盖,布鞋沾着泥点,却走得从容自如。路过一片稻田,他指着刚抽穗的稻苗说:“你看,小满小满,江河渐满,稻子才刚灌浆,急不得。”雨丝落在他的发间,顺着发丝滑落,滴进田埂泥土,溅起细碎水花。他说闽南人素来信奉“水满则溢,月盈则亏”,过日子,小满就够了。

那天,我们对着一摞摞账本,从午后坐到深夜。窗外雨势未歇,巷子传来阿嬷摇蒲扇的声响,混着远处南音的琵琶声,悠悠悠悠的,像缓缓流淌的溪水。我望着密密麻麻的数字,手心攥出了汗,生怕稍有差错,辜负转业后的新岗位。老陈把一杯放凉的铁观音

音推到我面前,粗陶茶盏印着淡淡的茶渍,他说:“审计和带兵不一样,不必事事争第一,而是要把每一笔账都算得明明白白。就像小满的雨,下得稳、不漫溢,才能养出好庄稼。”

那是我第一次懂得,原来“满”字,不只有部队里棱角分明的刚强,还有闽南人骨子里温软内敛的坚韧。

后来这些年,我跟着老陈走遍了山山水水。每到小满时节,我们常会沿着洛阳桥的石板路漫步,江面上晨雾未散,桥边红树林间,白鹭在浅滩悠然踱步,像一幅尚未干透的水墨画。桥那头的老茶摊,阿伯始终会沏上一壶铁观音,念叨着“小满动三车,忙得不知他”。闽南人从这时起,便要张罗起水车、油车、丝车一应农事,可再忙碌,也不忘坐下喝一壶茶。他说海是活的,潮起潮落,从不会一味满涨;日子亦是如此,总要留几分余地,才有绵长奔头。

部队教给我的,是一往无前的冲劲,是攻坚啃硬的拼劲。而闽南人教给我的,是“小得盈满”的从容,是“满而不溢”的处世

智慧。我默默向老陈看齐,把审计账目核算得细致严谨,不再执着强求满分。学着小满清晨,煮一碗阿婆教做的苦菜汤,入口微涩,却清润人心;学着在下班路上,绕西街开元寺缓步一圈,看红墙爬满三角梅,看东西塔的影子在夕阳里缓缓拉长。

又迎小满,我起了个大早,沿着江堤漫步。江面清风裹挟着海的湿气,拂过发梢,也吹散了心底曾经的焦虑与不安。江边公园,各色绿植早已抽芽,花朵在微风里轻轻摇曳。我想起初下基层那年的小满,站在部队操场,远方稻田晕成一幅乡村水墨画,心底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如今立在晋江江堤,望着眼前风物,内心只剩安稳与踏实,自有一份他乡已成故乡的温热。

我忽然懂得:人生不必苛求大满,小满恰好足矣。有热爱的工作,有包容接纳你的城市,便是满心的幸福。

泉州的小满,是江河渐满的丰盈,是稻穗初熟的希望,亦是我在第二故乡寻得的另一种圆满。



努力提升自己,永远比仰望别人有意义。



在法理与诗行之间

□黄必良

下班后,我泡了一杯咖啡,静静坐着。窗外,城市的灯火明明灭灭,像许多未说完的故事。忽然想起前天朋友问我的话:“你是怎样在律师与文学创作之间找到平衡的?”一时思绪漫漫。

白天的法庭,是一个必须绝对清醒的地方。坐在那里,每句话都要精确到字句,每个词都有千钧之重。为当事人争取的,有时是一笔赔偿,有时是几年自由,有时只是两个字:公平。那些厚重的卷宗,装着的都是别人的人生。我得用最冷静的逻辑,去熨帖最滚烫的悲欢。

而现在,笔属于我自己。怎么写、写什么,都由我说了算。

掀开素白的笔记本,钢笔尖轻轻划过纸面,沙沙作响。奇怪,白天写法律文书时,从不会留意笔尖的声响。那些在庭上必须隐忍克制的一切,当事人颤抖的手、对方律师某个瞬间的迟疑、休庭时走廊尽头压抑的哭声……此刻都从记忆的缝隙里渗了出来。

上周那桩离婚案,女方最后低声说:“法官,我们恋爱时,他会下雨天跑三条街给我买馄饨。”这句话没有写进庭审笔录,却在我心里搁了很久。此刻,它悄悄化成诗行:雨在三条街外开始下/馄饨摊的热气,模糊了所有的诺言……

有人问我:法律和诗,一个讲规则,一个讲感觉,不矛盾吗?

我倒觉得,它们像呼吸。一呼,一吸,都是我生命的必需。

白天处理太多纠纷,见过太多人性的明与暗,反而让我更珍惜那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情愫。法律要划清界限,诗却能在模糊的地带开出花来。写法律文书,我必须界定是非;写诗,我可以只是呈现——呈现世界的复杂、人心的曲折。

上月打赢一桩工程款纠纷,当事人拿到钱后,在电梯里忽然红了眼眶:“黄律师,我能给工人发工资了。”这句话不会出现在代理词里,但那晚我回到家写下:数字在账户之间迁徙/某个清晨,带着铁锈味的汗水终于等来价值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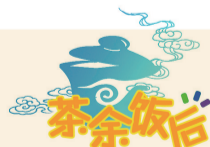
夜深了,诗写完了。合上本子时,我忽然想起:明天要见的那个年轻创业者,计划书里满是激情与梦想。我会仔细审阅每一条款,替他规避风险,但或许我也会懂得——他真正想写的,不是一份合同,而是一段人生的开篇。

关灯前,我把今日写的诗又读了一遍。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隙挤进来,落在“馄饨”二字上,那团热气仿佛真在纸上微微漾开。

明天,我仍然要出庭,在法庭上依旧字斟斟酌。但我知道有些什么不同了——当我在辩护词里写下“综上所述”时,心底会掠过昨夜诗句的余韵;当我凝视证据链的某一环时,眼中会闪过那些法律之外的人间温度。

走出办公室,我把笔记本收进公文包。硬壳的法规典籍与软面的诗页,在黑暗中静静挨着,相互取暖。

电梯缓缓下降,镜中的我依旧是那个严谨的律师。只有我自己知道,公文包里那页墨迹未干的诗,正在暗中呼吸——像另一颗心脏,在规则的条文间隙,替我守着生命该有的柔软与温暖。



别吵架

一次吵架过后,老公说:“老婆,我们以后别吵架了。你知道,两个人吵架,就像拔河。”

老婆有些感动,说:“你的意思是,一方放手,另一方就会受伤?”

老公摇摇头:“没那么深刻,我只想,一般都是胖的那边赢,太没意思了!”

话术

小胖特别爱吃卤料。一天,爸爸见家里垃圾袋已经装满,就对他说道:“去,把垃圾扔出去扔掉,回来顺便买一斤卤料。”小胖白了一眼:“你怎么不自己去?”这时妈妈开口:“去买一斤卤料吧。”小胖一听,立马乐呵呵接过钱准备出门,妈妈又补一句:“等等,顺便把垃圾扔了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浮世绘



第一次听说“北门保安”,是在一次家访的时候。那是个暑气初蒸的下午,我坐在学生家的客厅里,和家长细数孩子这学期的进步。正说着,孩子忽然跑进房间,拿出一张奖状来,说:“老师,您看。”

那是一张传统制式的黄底奖状,上面印着闪亮的奖章和红花图案。我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荣誉,接过来一看,却怔住了——“北门好孩子”几个字,是手写的。字是用黑色勾线笔写的,字迹算不上漂亮,倒也工整大方。落款是“小学北门保安室”的字样。

我有点愕然。学生的母亲解释说,学校北门的学生等待通道地方不大,放学时人多,保安为了维持秩序,耐心地安排学生们有序等待。日子久了,他竟自己买来奖状,每个月评选一次,亲手上名字,表彰那些遵守秩序、懂事的孩子。

我抬头看学生,她的眼睛亮晶晶的,脸上带着点小小的骄傲。一份来自保安的荣誉,在一个孩子心里的分量,丝毫不亚于那些正式的表彰。那一刻,我忽然想,这不就是人生里的“小满”么——不及“圆满”那样盛大,却自有它的妥帖与安稳,刚刚好的肯定,刚刚好的欢喜。

小欢喜

□绿萍

的学生陆续散去,他关上电闸门,才回到保安室坐下。

我透过玻璃窗往里看——那保安室不过五六平方米,是三个保安室中最局促的一间。这时,我瞥见窗口一抹鲜亮的绿意:那是一处人工造景小摆件,一截枯朽的木头横放在靠窗的桌上,两三株绿植随意地从缝隙里探出头来,几片苔藓点缀其间,竟生出几分不同寻常的雅趣。

他见我站在门口,便问:“你是学校老师吧?”我点点头,指着那摆件问:“这些是在哪儿买来的?”他笑了,说:“都是周末到清源山运动时,顺带捡来的。枯木、苔藓、野草,凑在一起养养眼。”笑意浮上他的脸颊,像秋日的天空,温和而明朗。说起每天经过北门的学生,他又笑了,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慈祥,仿佛这些朝夕相处的孩子,都是他的孙子孙女。

我站在那间小小的保安室门口,想起《菜根谭》里的一句话:“藜口莼肠者,多冰清玉洁;袈衣玉食者,甘腴膝奴颜。盖志以淡泊明,而

后来学校搬到了新校区,校园一下子大了许多,安保力量也加强了。除了南侧的运动场不设大门,东、西、北三个方向都有出入口。东、西门是同事们上下班走过的,北门也设有保安室,对面是个新建的小区。除了住在那里的学生上下学通行,老师们一般不会特意绕到那边去。开学后的一天,我忽然想起那张奖状,决定下午放学时从北门走回家,看看那位传说中的保安。

放学后的校园,自是另一番光景。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走着,有的走着走着便喧闹起来,推推搡搡,说说笑笑,和入校时的井然有序截然不同。这大约是他们结束一天紧张学习后,回家之前最放松的时刻。

人群到了北门一带,便开始汇聚起来。有的学生挡在通道中央,有的站在围栏边向外张望,等候家长来接。远远地,我看见一位五十开外、身着保安制服的男子正在维持秩序。他语气温和,不急不躁,不时提醒学生注意安全。学生们也十分配合,听从他的劝导,安静等候。一切忙碌而有序,像一首低回的曲子,自有它的节奏。

最让我动容的是,每个学生离开前,都会跑到他面前说声“再见”,他也温和地一一回应,仿佛在送别自家的孩子。等到北门

玫瑰的自在

□李连春

急,就那么稳稳地开着。

我有时候坐在茶桌旁看书,一抬头就看见它。看久了,心里慢慢生出一点念头来。一样的花,一样的水,怎么偏偏它开得久?后来我想,大约是独处的缘故吧。

那瓶花挤在一处,枝挨着枝,叶叠着叶,白色水生根在瓶底绕来绕去,谁也伸不开。阳光照不进去,水也容易浊。它们像是在争,争那一点空间,争那一点养分,争来争去,反倒都撑不久。

而这一枝,清静清静。杯子里就它一枝,根须细细的,舒舒展展地垂在水里。阳光来了,它接着;水少了,慢慢喝。没有别的花跟它抢,它也就不必抢。只管开自己的花,过自己的日子。

每天早晨,我给它换水,拿剪刀剪去一小截枝,斜斜的切口,据说这样好吸水。做这些的时候,手轻轻地,怕碰着花瓣。它也不动,就那么安静地等着。

这样一想,倒觉得像极

了我们过的日子。我们这代人,总是怕不够。怕朋友不够多,怕场面不够热闹,怕一闲下来就被人落下了。手机里存了几百个号码,可真正想说话的时候,翻来翻去,也找不出几个。饭局一场接一场,酒喝了不少,话说了许多,回到家却只觉得累。

日子被塞得满满的,心却是空的。前阵子有个周末,原本答应了朋友去聚会。临出门,忽然不想去了。坐在阳台的藤椅上,泡了壶茶,翻几页闲书。那枝玫瑰就在手边,安安静静地。那个下午,什么也没做,却觉得格外踏实。

给生活做减法,这话听起来简单,做起来却不容易。我们总以为多就是好,忙就是充实。可忙着忙着,有时候都忘了自己在忙什么。其实想想,人这一辈子,真正要紧的事没几件。真心待你的人,也就那么几个。把时间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,日子反倒过得清爽。通讯录里的人,不必那么多;桌上的菜,不必那么丰盛;心里装的事,也不必那么满。少一些应酬,就多一些回家的时间。少一些计较,就多一些安稳的觉。少一些攀比,就多一些真心的笑。

那天晚上,月亮升起,光柔柔的,洒



(CFP图)

在茶桌上。那枝玫瑰的影子映在墙上,斜斜的一道,花瓣的轮廓清清楚楚,像一幅淡淡的墨画。安安静静地,温柔又笃定。它不像餐桌上的花那样开得热闹,也不跟别的花比谁的瓣大、谁的色艳。它只是开着,在自己的时间里,慢慢地开,静静地香。

我看着那个影子,心里忽然觉得安宁。人这一生,或许也该是这样。不用处处争先,不必时时热闹。守住自己的一方小天地,把日子过得简单些、从容些,就很好。

外面的世界再大,不如心里安稳。人事再繁杂,不如活得清醒。现在,那枝玫瑰还在茶桌上开着。二十多天了,它还是老样子。我每天给它换水,剪一点枝,它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陪着我看书、喝茶、发呆。

有时候想,它大概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:日子不必太满,简单一点,自在就好。

旧物志



在闽南乡间记忆里,风柜是沾着烟火气与铁屑的老物件,北方多称风箱,我们一直叫它风柜(通柜)。一方敦实厚重的硬木箱体,一侧探出光滑的长木拉杆,底端连着陶土出风嘴,全靠人工往复推拉送风、鼓旺炉火。这是旧时铁匠铺不可或缺的家伙,如今电鼓风机早已取代了它,可那句“铁匠铺的风箱——不拉不开窍”的俗语,依旧能勾起那段炉火通红、锤声叮当的岁月。

旧时乡村以农耕为本,锄头、柴刀、犁铧、耙齿,样样农具都离不开铁匠铺。我们石井一带的铁匠,大多有固定渊源:开铺坐镇乡里,手艺世代相传的,多是仝苍人。匠人手艺扎实,锻出的农具耐用实在,素有

“仝苍锄头遍天下”的说法。

记忆中,村口铁匠铺的那台风柜,由老杉木打造而成,边角磨得温润发亮,每一道木纹里,都浸透着火气与时光。风柜做工全凭老木匠手艺,不用一颗铁钉,全靠榫卯咬合、竹钉固定,结实耐用。内部活塞上密密麻麻绑着多层鸡毛,严丝合缝,推拉起来风力十足。长拉杆被无数双手握得包浆温润,一推一拉,“呼嗒呼嗒”的声响沉稳有力,风从风口涌入炉膛,炉火瞬间蹿起,能把铁块烧得通红透亮。

铁匠铺的日子,总伴着风柜与铁锤的合奏。铁匠夫妇搭档多年,配合得天衣无缝。铁匠持钳夹铁,小锤轻点为号;老伴端坐风柜旁,稳稳拉动拉杆,风势随锤声起

老风柜

□陈和深

落,不急不躁。风旺火急,铁块烧软,师傅挥重锤反复锻打,火星四溅,落在箱体与地上,留下点点焦痕。

农忙前后是铁匠铺最热闹的时候,乡亲们提着坏了的农具赶来修补,或预定新锄新镰。铺子从早忙到晚,风柜不停,“呼嗒”声与“叮叮当当”的锤声交织在一起,在村间回荡。炉火映红匠人满是汗珠的脸,空气中飘着铁屑与烟火味,那是乡间最实在、最生动的气息。

小时候,常听老铁匠说,打铁三分手艺,七分火,火候全在风柜上。慢拉则风柔火温,适合烘烧均匀;快拉则风猛火烈,便于锻打成型。风柜节奏对了,铁器才结实耐用,一台好风柜,就是铁匠的半